

除了我还能爱谁



除了我还能爱谁

上 CHULEWO
NIHAINENG AISHUI

四叶铃三 著

SIYELING LAN
WORKS

赐婚遭拒，颜面何存；女扮男装，遇见良人
欢喜冤家，打打闹闹；一朝遇险，三寸真心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除了我 你还能爱谁

上
CHULE WO
NI HAINENG AISHUI
四叶铃兰
SITINGLAN
WORKS

典藏版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除了我你还能爱谁 / 四叶铃兰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436-9336-4

I. ①除… II. ①四…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6279号

书 名 除了我你还能爱谁

作 者 四叶铃兰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ohu.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伊艳蝶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0

字 数 3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336-4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陈了我 你还能爱谁

上册 目录

- 第一章 拒婚伤害 / 1
- 第二章 初遇龙茗 / 8
- 第三章 再次过招 / 16
- 第四章 离经叛道 / 24
- 第五章 坊间传言 / 34
- 第六章 情人之约 / 43
- 第七章 郡王明路 / 56
- 第八章 悔婚计划 / 68
- 第九章 真假惜日 / 82
- 第十章 阁前考场 / 97
- 第十一章 渐生之爱 / 110
- 第十二章 冤家对头 / 124
- 第十三章 隔墙有耳 / 138
- 第十四章 都在演戏 / 152
- 第十五章 风流公子 / 163
- 第十六章 灭贼升篇 / 176
- 第十七章 今夜无眠 / 189
- 第十八章 芒刺在背 / 203
- 第十九章 深入虎穴 / 214
- 第二十章 竟是假的 / 224

陈了我还能爱谁

下册 目录

第二十一章	竟然是他 / 237
第二十二章	将计就计 / 247
第二十三章	卧薪尝胆 / 258
第二十四章	一雪前耻 / 267
第二十五章	天赐良缘 / 276
第二十六章	春风十里 / 284
第二十七章	为伊憔悴 / 296
第二十八章	真假李瑜 / 306
第二十九章	因祸得福 / 315
第三十章	一抹痴念 / 326
第三十一章	只是为你 / 337
第三十二章	女扮男装 / 349
第三十三章	金国使者 / 360
第三十四章	冰释前嫌 / 369
第三十五章	迷人风雅 / 380
第三十六章	山中狩猎 / 389
第三十七章	情之动容 / 401
第三十八章	嫁给我吧 / 414
第三十九章	离家出走 / 425
第四十章	请君入瓮 / 435
明路 番外	会忘 / 443
醉美天下番外	/ 447



第一章

拒婚伤害

六月，一连数日的阴雨，心是浮躁的。

田惜日看着院中星星点点的白色茉莉花，脆弱地在斜风细雨中摇摆，弱小的花瓣因经不起风雨的侵袭再也撑不住地零落，终化成泥，心中隐然生起了一种烦闷无力之感。

忍不住想起两年前——

她十五岁，刚及笄。

夜宴上，皇上玩笑般地意有所指，他当场玩笑般地推拒，看似一切都只是一场谈笑而已。

还记得——

那夜透过珠帘，听着他清朗的声音，看着他挺拔的侧影，令她隐约起了一丝期待，可他的一句话却顿令她情窦初开的心轰然破碎。

他说：“田大人之女，艳冠京城，未及笄时便听闻多有仰慕者欲求其姻缘。奈何听闻田小姐只愿嫁痴情男子，不愿与人共侍一夫，而今臣美妾成群，岂敢有些许妄想？臣恳请皇上就饶过臣的风流吧。”

闻言，众人大笑，此事似乎就此一笑而过。

可从此以后，她俨然成为妒妇，再无人问津！

如此一过，便是两年。



父亲因她成为朝中笑柄，就算两年后，仍对此耿耿于怀，不喜他人提及此事，甚至……不愿看见她。

母亲身体本就不好，那一年更因此而病情加重，最终未能挺过那年的冬天。

一时间，又有好事者散布谣言说她命硬，克夫克母，京城再无她立足之地了。

父亲虽对她不薄，终找了个缘由把她送到了这江南之地——苏州。

苏州这座城镇初来时她并不适应，因气候潮湿她水土不服病了许久。幸而有田双、田勇悉心照料，终是挺了过来。

一连数日阴雨闷在屋中，终于盼得雨小了些，她想出外走走，却不承想，才走出寝房，就见这满园的茉莉花不堪风雨大半凋零，顿时心感凄凉，不禁又想起了往事……

两年前，京城闺阁的小姐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袭郡王索阁。那一年，他几乎成了女儿家心目中最理想的夫君人选。

他英姿俊美，又少年英雄。有关他的经历和传闻，在她们这些京城小姐中就像一则传奇。

他十五岁就已是皇上亲封的前锋参领，后四处征战立下无数战功，最近因边疆战乱多已平定，四海皆臣，而被调回京城。

听说他刚一回京，就被皇上赐封为袭郡王、大将军加护军统领职，年纪轻轻便已官至二品。自此手握京城重兵，最是被皇帝倚重。听说他擅使一柄金头长枪，战场上杀敌勇猛，是个以一敌十的热血男儿；听说他用兵如神，熟读兵法，文武全才；听说他曾醉卧沙场大笑敌人到胆寒；听说他曾饮敌人之血而高歌；听说他征战沙场多年却从未败过，敌人只要闻其名便已胆战心惊；听说他温文尔雅，即使最挑剔刻薄的姐姐田贵人都在她的面前多次提起这个男子，说他是一个优雅如菊的男子；听说……听说……

听过太多太多关于他的传闻……可这些又关她什么事？她从来只把这些当故事听，但免不了心里多了几分好奇，暗暗猜想，这样的男子究竟长什么样呢？

他少时便已追随他父王四处征战，甚少回京，京城内真正见过他的人很少。

而恰好那晚，皇家夜宴，又准许群臣携家眷入宫参加晚宴，听说夜宴中便有这久闻却不曾一见的袭郡王。

当晚，各臣子故意携及笄的女儿入宫争奇斗艳，那晚亦是她第一次见到他，见到这个让皇太后姑母和姐姐田贵人同样赞不绝口的男子。

晚宴上，珠帘后。

惜日与一群妙龄女子坐在一起，她们当中有的只敢偶尔偷偷地向帘外递上一眼，有的则更为大胆些，状似不经意地撩起珠帘目含秋波盈盈递送。

惜日面露笑意，自她及笄后，便被允许参加这样的晚宴，她自然知道参加这种筵席的意义。此情此景在她眼里早已不再陌生，只是今日，似乎大家更为浮躁一些，或许，正是因为帘外的他吧……

惜日手握精致绸扇，轻轻地摇着，透过时而被人有意无意撩起的珠帘，也多少看清了外面男子的容貌，懵懂的心思在乍见那挺拔的侧影和俊美的面容后也不禁多瞧了几眼。

正闲散地听着女子们小声对袭郡王的谈论和小声嬉笑时，突听皇上说有意把她赐予他！

那一刻，她的心突然跳得极快，那种感觉从未有过，是陌生的，却又如此清晰，期待、彷徨、兴奋，各种情绪交汇在胸口，让她几乎难以承受！

那一刻，似乎再多等一会儿，心都会不受控制地跳出胸口！手心不禁蓄满了虚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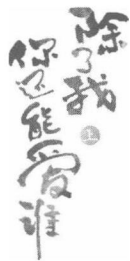
在一片惊讶声中，四周充斥着妒忌、凌厉、审视的目光，更夹杂着几许低低的惊讶抽气声，但她只是用力握住手中的绸扇，企图遮掩自己几乎控制不住脱口而出的那声惊呼，之后……唯剩窒息一般的屏息等待。可就在听到他的回答以后，心猛地坠落到了谷底。

有种想夺门而出的冲动，更有种想把自己闷死在被子里的欲望……

可后来一切感觉都消失殆尽，隐约地，似乎自己再次轻摇起了绸扇，嘴角不受控制地弯起，一丝苦涩涌上了心头。

原来，不是不期待的，不是不在意的……

她收回自己的思绪，暗暗提醒自己不能再想了，都已两年，该丢的，就不该留。



大踏步走向院门，田双、田勇紧随其后。

她伸手接过田勇刚打开的雨伞，迎着细雨，大步而出。

雨缠缠绵绵地下着，仿佛无休无止，天依旧阴沉沉。南方的潮湿她不太习惯，虽然面前似呈现着一幅幅山水图画，虽然小桥流水中倒映着一张若隐若现的丽颜，虽然这平静的日子已得来不易，可心还是不能平静。尤其那些令她烦躁的往事，每当想起便会不受控制地浮躁几分。

她信步走过双拱桥，到了苏州最繁华的大街。虽然连日阴雨，可街道依旧热闹非常。许是这里的人早已习惯了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身影，听着四处的吵闹繁杂之声，她心中的烦躁之感竟也有所缓解，有了想逛上一逛的念头。

如今远离京城，人生地不熟，反倒没了从前的种种约束，细想之下，未尝不是好事。

其实长这么大，她很少有机会这般闲散地逛街。在京城时，真正能大大方方去的地方，不外乎那么几处，除了田府就是皇宫，再有就是城南大佛寺。其他时候想出门大多是偷偷摸摸，哪有如此闲适。如今这样惬意倒也畅快。苏州，她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地方了。

苏州自古多雅士，民俗风情中自透着一股子风流之气。

风依旧在吹，雨依然在下，但此时此刻感受到的却已不同。已经多久未曾出过门了？

今日，她主仆三人一连逛了几个时辰，从停鹤楼看完古董字画，便来到桥边的凉亭里歇脚。刚刚坐下不久，四周便狂风大起，下一刻雨点也随之而来，雨竟越下越大。

人们手中的雨伞被大风大雨吹得撑不住了，整个街道没有了方才的秩序。许多人开始遮头大跑，纷纷找避雨的地方。一个妇人牵着孩子跑了几步便跌倒在地，衣衫上溅满了水渍，孩子也跌得大哭，妇人赶忙爬起，不顾自己身上的狼狈，抱起了孩子轻声安抚，而后继续跑远。

一会儿的工夫，原本来来往往的街道已变得冷清。

田双在旁道：“小姐，雨下大了，我们还是暂且在此停留一下，等雨小些

再走吧。”

惜日闻言点了点头，抬头望着还在街道上寻求避雨的行人，就在这时，忽见两个男子急急奔入亭中。

当先那人衣衫尽湿却不显狼狈，领口及袖口绣着的金色兰花彰显了他不凡的身份。

那人额头及脸颊上都有些雨水，只随意擦了一下，一抬头恰与惜日看过来的目光相对。

清澈而放肆的目光令惜日一怔，脸颊微微一热，下意识偏过了头去，不敢再看，却仍感觉到他的注视。不知为何，被这样的目光盯着看竟起了几分心慌，虽觉此人放肆，却又无勇气斥责。

随他一起奔入亭中的似是他的奴仆，刚奔入亭中不久也不顾尚有其他人在便自顾地大叫起来：“公子，怎么办？我们怕是赶不及了！”

那公子轻声一笑，入耳的声音清亮优雅，“没关系，这雨下得急，一会儿便会小了。”

那小厮想必是个急性子，听了这话仍按捺不住着急的情绪，望天叫苦道：“公子，叫你坐车去，你偏要步行，这下子可怎么好，迟了王爷的邀请，那可是……”

啪！小厮的额头被什么打了一下，声音颇为清脆。

惜日忍不住又转头看了过去，正见那公子笑道：“你不必如此急躁，肯定来得及，你这家伙总是这样一副猴急性子，大惊小怪的也不顾这里还有旁人在！”话音刚落，便对惜日三人回眸一笑。

惜日及田双、田勇同时看到了那一笑，三人竟为这一笑恍惚了起来。

“回眸一笑百媚生”，没想到竟会在这男子身上应景，惜日心下一震，他长得似乎太好看了些……

小厮忽然大笑起来，“公子，您的魅力真是无穷尽，若是江总管在场……”

小厮的话未能说完，因再一次惨遭“毒打”而中断，那公子斥道：“休再多嘴，否则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

小厮摸了摸被打之处，讪讪地笑了笑。



这时，又有两个女子为避雨奔进了亭子。二人刚一进亭，便直勾勾地看着正在亭中躲雨的公子。二人呆了一会儿，待回过神来，急忙开始整理自己的发髻和衣衫，一边整理一边不时地偷看那位公子。

慢慢地，脚步微挪，二人一点点欲靠上前去。眼看着近了，中间却忽然蹦出一人，正是那猴子一样的小厮。只见那小厮昂首挺胸、气势凌人地大声道：“若有情书欲相递，每人十两；若想和我家公子说话，每人二十两！”边说，手便伸到了两位姑娘的面前。

被他这样一闹，两个姑娘立刻面颊生红，躲在了一旁不敢吭声，只偷偷看向男子。

那公子转过身去，背对二女恰对田惜日。

田惜日看到他微微挑了挑眉，似乎对刚刚他家小厮说的话十分满意，见田惜日看着自己，一挑眉，好像在说：你也一样。田惜日立刻转过了脸去。

此时，雨下得愈发急了，街上行人极少，亭外因这场急风暴雨变得雾气蒙蒙。

亭中又陆续奔进来三人，本来不大的亭子更显拥挤。田双、田勇把田惜日护在身前，自成一方天地。

那位公子恰好站在田勇身后，一脸不慌不忙，闲适地看着亭外的朦胧景色，听着噼啪的雨滴声，一脸自在，而他的小厮则紧紧地盯住了刚刚进来的三人——确切地说是三个女人。

忽然，亭内又响起小厮清亮高傲的声音，连巨大的雨声都遮掩不住：“若有情书相递，每人十两；若想和我家公子说话，每人二十两！”

“给你！二十两！”

一个女子开口道，声音不大，惜日却听得清清楚楚，二十两？如此大方，只为了与一个男人说几句话？惜日再也忍不住好奇回头望去。只见那女子身着红衣，衣饰精致，乍一看煞是娇媚。

小厮满意地接过了银子，先在手掂了掂，又放在牙上咬了咬，后欢欢喜喜地收了起来，却仍不让开去路，嬉皮笑脸地又道：“姑娘有什么话请说，小的会立刻替你转告我家公子。”

那红衣女子闻言有些生气，瞪了一眼小厮，见他不为所动，终究有些顾虑

没有发难，目光越过小厮，看向那个挺拔的背影，再也移不开目光，傲然道：“我要和你家公子当面说话，你开个价吧！”

“无价可开！我家公子想和你说话自会和你说话，我家公子不想说话自不会说，这是我家公子的惯例，全苏州城都知晓。”小厮说得极为得意，“听口音，姑娘是外地人吧，刚来苏州不久？小的奉劝姑娘一句还是遵循惯例为好，否则……嘿，若姑娘想破此例，那可是要全苏州的姑娘同意才行啊！”小厮边说眼珠子边滴溜溜地转，十分精明的样子，想来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胡说，你这下人也敢在主子面前狐假虎威，快些让开！”那女子身后的一个丫鬟当下呵斥道。

那小厮偏偏不让，反而挺直胸脯咧开嘴大笑了几声，又道：“姑娘定是刚来苏州不久，大概有些事情还不太清楚，我和姑娘先念叨念叨，姑娘再做定夺，省得做了错事后悔终生。五年前，有一位姑娘也是非要破例与我家公子说话，却被全苏州城的姑娘嫌弃，最后不得不远嫁他乡，唉，算起来这个还算是好的。四年前那个，因此被逼得跳河自尽，虽然没死也相差不远。三年前那个，全苏州都不卖东西给那个姑娘，害得她到最后每日只能穿破旧衣衫，像个乞丐，到现在都嫁不出去。两年前的那个，只要一出家门就被全苏州的姑娘在大街上追打，就像是过街老鼠，唉，说起来，那真是惨啊，听说至今还不敢出家门。自从去年便没人敢破此惯例了，今年……哦？难道姑娘想成为今年的？”

再看那红衣姑娘越听脸色越难看，心里虽生气想发作却因那公子始终未曾看她一眼而觉失落无奈，这时见雨变小了，再也待不下去，一转身便跑出了亭子，两名丫鬟也随之而去。

这时，惜日忽然冷冷笑出声来。

她的笑声并不大，但在这小亭子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她的笑，略带讥讽，更多的是轻蔑，那锦衣公子闻声目光微微向她斜睨过来。

惜日转身轻轻吩咐身后的田双及田勇道：“雨小了，我们走吧。”

“是。”田双在前为她撑起了雨伞，田勇跟随其后亦步出亭子，三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雨中。



第二章

初遇龙茗

自他出生以来，显赫的家世，富甲一方的财富都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边，再加上家族遗传的痴情和俊美，致使他从小便备受关注。他是幸福的，也是骄傲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一世的。

美人他见过太多太多，自五年前，他将要成年，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身边不知围绕着多少女人，年轻可爱的，成熟美貌的，妩媚的，骄傲的，冷若冰霜的，热情如火的，知书达礼的，太多太多……可他竟没一个看上眼的，女人的伎俩他看惯了，五年前是难以动心，现在是懒得搭理。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出门他都会带着这个猴子一样的随从的原因，有他在，他便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但那日在凉亭避雨，那个看似端庄娴雅的女子突如其来的冷笑令他头一次对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子有了印象，可他不承想，那女子会是那样的不同，不同到……可以一天出现在他面前三次！

一天内连遇三次，三天内天天如此！

这让他不得不肯定那是她欲擒故纵的把戏！天底下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他去哪里都能遇到她，要说的不期而遇，鬼才相信！而且她这种小伎俩，早在三年前便有人用过了，哪能骗得了他！

难道苏州真的这般小吗？她从茶楼雅座向外望去，不经意又碰到了那双清

澈却又放肆无忌的黑眸，自然身旁不远处密密麻麻布满了巴结奉承之人，用脚指头想都是那龙少、龙爷、龙公子，龙茗，龙亦宁了。他在苏州真的是有名到不能再有名了，若刚来还不认识，那么不出三日，想不知道他都难。

平日里只要走在大街上，似乎街上所有人都认识这位龙公子，上自知府大人，下至路边乞丐，当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地方上有头有脸些的，街上做买卖的商人都会和他迎面打声招呼，所以她自然而然地知道了他是谁。

还记得自己只是随口问了一下卖胭脂的大娘一句他是谁，那位热心的大娘便拉着她讲了一个下午，连生意都忘了做，说得最多的一句便是哪家的姑娘要是能嫁给他真是烧了八辈子的高香，必是天上的仙女转世，人间福气至极的女子。

惜日听到最后，因发现大娘眼中的爱慕神色而觉万分尴尬。这都不算什么！最最可恶的是，她像撞了邪似的，到哪儿都能遇到他！只要一上街，不管去哪儿，他们都有本事相遇，即便她躲到二楼僻静角落去喝个茶，也能和他不期然的回眸来个遥遥相对，就像现在！

天哪，这简直，简直就是青天白日里的梦魇！

双眸相遇时，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不屑，不禁都略显惊疑，不知不觉地，二人同时发出一声冷哼，嫌弃地撇转过了头去。

惜日仍然自顾自地喝着茶，只是茶水全部喝完，嘴角沾着茶叶也无所觉，还在不停地端起茶碗喝茶再喝茶。而龙少只顾埋头走路险些和迎面之人撞了个满怀不说，甚至连过往熟人和他打招呼都不知理会。

那二人心里同时在想着一件事，一件相同的事：“她（他）竟然敢瞧不起我？！”

忽然，龙茗身形逆转，反方向大步而去，没一会儿来到临仙楼前，一撩下摆，抬步上了二楼。临仙楼的老板一见来人，尚未来得及迎上去，就见龙少爷风一样上了二楼。

二楼，龙少爷目光一扫，立刻寻得东侧最角落靠窗坐着的那个女人，眨眼间便坐到了她的对面。

坐在一侧的田勇猛地站起身来，盯住突然出现的龙茗，因他方才显露的上乘轻功而一脸防备。



惜日吐出吃进嘴里的茶叶，惹来对面男子似笑非笑的冷哼。

惜日颇不在意，不慌不忙地用丝帕擦了擦嘴边茶渍，方才起身为他和自己各斟满了一杯茶，并示意田勇坐下。

龙茗也不客气，拿起来便喝了。

此时，总是跟在龙茗身边的小厮小足子才慌慌张张地跑上了二楼，快步跑到龙茗身边时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正想开口说话，却被龙茗的声音打断：

“有话快说！”

小足子一愣，仔细一看，这才发觉此话不是对他讲的。小足子咽下想要说出口的话，一看面前坐着的田惜日，立刻提起了精神，退至龙茗身后还紧紧瞪着惜日。

惜日幽幽抬眸，见龙茗一副不耐烦等的样子，当下冷笑，却不吭声，由得他去急。

见她沉默，龙茗不耐烦地撇过了头去，似乎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催促道：“快说！”

他越是如此说，她越是想敷衍他，她慢慢地拿起茶杯，悠然地打开茶盖，凑到唇边，慢慢地吹着，生怕烫着似的，小小地润了一口，眼角余光看到对方不耐烦地竖起了眉毛，方道：“不是不说，是小女子着实怕了龙公子的惯例！”

看看，居然都知道他姓什么了，果然是对他别有用心！龙茗心里暗道。眼见这女人一副惺惺作态、装腔作势的样子，龙茗不耐烦到了极点，“害怕就不要总是出现在本公子的面前！”

话音刚落，起身一拂袖子，茶碗哗啦摔在地上，刚迈出去一步，便听身后田惜日冷哼道：“茶碗摔坏了是要赔的。”

一时间，二楼里静得几乎能听见绣花针掉落的声音。

此刻茶馆二楼人虽不多，但总还是有客人在。只是自龙茗突然出现在二楼便都鸦雀无声了，只偷偷注视着他们，暗中看着好戏，此刻听到这句话，都为说话女子提起了一颗心。

龙茗闻言，骤然回头！

只听惜日又道：“我是不会替你赔的。”

龙茗已经眯起了眼睛！

就是这种鄙视的神态、嫌弃的表情，还有那看一坨牛屎似的过分眼神才使他失了控，不但主动和一个女人说话，还不小心摔碎了茶碗（他当然不是故意摔的）！

怒气憋在胸口，几番隐忍却恰恰适得其反，突然很想给这个别有用心、惺惺作态、装腔作势、不识好歹、一点也不讨人喜欢、看了就让人烦的女人一点教训！

想到就做了！

他突然出手点住了女子身侧一看便知有武功的两个仆人，回手一抓，将女子扛在肩头，随即消失在了窗口。

而临仙楼二楼此刻正在喝茶的客人们，全因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当中也包括一直张大嘴傻了一般的龙茗御用小厮小足子。

不一会儿，待众人回过神来，顾不得那两个被龙茗点住不动的一男一女，全部蜂拥到了窗口向外探头望去，却早已没了龙茗和那女子的踪影。

蓝天白云的，其实今天是个好天气，只是这片蓝天白云下，偏有两个心情糟到极点的人！

当风吹过龙茗的面庞，他才惊醒自己正在做什么，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和一个女人这样接近，更没想到自己一气之下竟会扛起这个女人，更更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青天白日里、众目睽睽下扛着这个讨厌的女人跑了，目前还在飞檐走壁中！

如今已骑虎难下，没工夫理会这女人自从被他扛在肩上就没了反应，心里只想着应该把这麻烦赶快处理了。

自从被他扛在肩头，惜日险些气得背过气去。

他们行进的速度飞快，景物迅速自眼前闪过，脑袋倒挂、血往上涌的瞬间，惜日险些背过气去，只觉头晕目眩。一时吃惊过度，她竟忘了挣扎和求救。当意识到自己真的被龙茗扛走时，一时羞怒交加，一边挣扎一边怒吼道：

“你再扛着我，你就要对我负责！”这必定是这自大狂的死穴。果然，惜日话音刚落，龙茗顿时止步。



显然这句话极有效果，龙茗翻手把她自肩头摔了下来，摔得惜日浑身疼痛，半天未能爬起。他则居高临下一脸烦躁地道：“好！”

好什么好？惜日尚未反应过来，就见他衣衫翻飞，转眼消失在了远处。

他竟这样走了？惜日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一看自己现下的处境，愤怒之余更有些后怕，此刻她正身处三层高的屋顶，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更不能乱动，否则很可能会跌下去摔成残废，天哪，她该怎么办？

“嘶——”微微一动，浑身都疼，方才被他那么一摔，不只身上，手臂也受了伤，一动就疼。

时间不断过去，怒火不断累积，直至夜晚来临。

夜晚来了，星星布满天空，惜日躺在屋顶，不敢乱动，想哭可又哭不出来。

四周空旷，冷清得不见一个人影，到了夜晚更增了几分恐怖，尤其是哭声，即便是自己的，此刻听来也觉毛骨悚然，所以她一直忍着，不敢哭。

想大喊救命又觉得丢脸，可她又爬不下去，更没胆量直接跳下去，只有指望田双、田勇来救了。

肚子已开始叫唤，望着天上的星星，恍惚觉得星星看起来像芝麻，月亮则像大饼，加起来正好是芝麻大饼。肚子越来越饿，以前从未有过挨饿的经历，一时间想起了各种能吃的东西，就连平日里不爱吃的鸡蛋此刻都觉得应该很好吃。渐渐地，芝麻大饼也不能再吸引她，望梅止渴终究徒劳，她开始困倦，躺在有些扎人的瓦砾上，正有些迷糊，突然，有人踢了一下她受伤的手臂，“嘶……”她忙睁开眼，果不其然看到了那个冤家对头龙茗！一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却又看到了另一个人。

那人站在龙茗后侧，此刻正有些责备地看着龙茗，看见另一张梦魇中的面孔，惜日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一肚子的气顿时变成了难以言喻的复杂。

见罪魁祸首依旧是那副不知悔改、不以为然的样子，惜日目光流转，计上心来。

她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踩住琉璃瓦，突然佯装不稳滑倒，一把抓住面前龙茗的衣袖，原想着让他狼狈，怎料他竟似脚下生了根，任她拉扯依旧不乱，还嫌弃地甩脱了她的手。幸好她早有准备稳稳站住，可还是暗暗生